

憲

章

錄

憲章錄卷第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
成化元年乙酉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 會試場屋災舉
子被傷者數十人 以姚夔爲禮部尚書尹旻爲吏
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爲少詹事 是月晦
夜空中有聲李賢上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
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命賢且覓
恤事宜以進上皆從之 三月 夏四月 五月己

丑朔日食 六月 秋七月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

先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

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

崩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

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

賢舉行之 閏七月 八月 禮部奏補會試命太

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時中

式舉人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

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

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過於畏

縮是故罔恤建文之難免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
景泰易儲濛職司宗伯無所匡弼未免保身之意重
云 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下獄尋釋之調南京錦
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
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
自計得以進言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使邏卒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論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
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
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

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得免按黃瑜曰石亨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門達欲陷李賢以楊暄不屈而免世曷嘗無義

士哉主使之套今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
有貞特天幸爾吾於二義士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

御史韓雍還京擢爲兵部右侍郎 以山東按察使

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舉大同巡撫
上諭李賢曰湏得似韓雍者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見上曰王越丰姿是武臣之英邁者遂用之 九

月 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都督歐信都御史葉盛

討平之 冬十月 濬涇陽鄭白故渠 十一月

十二月 以王槩爲大理卿 馬文升爲福建按察

使 燕耆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未

樂初隨其父徙燕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
其壽固有所自益亦國之瑞云 按崔銑曰年之貴
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
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搖彼顏夭而跖壽者殆
各值其變也

甲甲

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
牛玉執筆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昏二曰定后
妃名分三曰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歛器服從舊
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
驚惶捧誦歎曰所言闢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

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上

崩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

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大行旣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

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鄴年富馬昂閣學李賢陳文

彭時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

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

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願

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

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
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
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
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
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
湏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

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
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
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
宮以成大禮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
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叅政溥松江華亭人正
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
或薦溥試薔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遷侍讀
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
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
受業尋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

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徧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死謫所 三月

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 加李賢少保

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

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上以在疚傳策廷試癸未秋

禮部補試中式舉人賜彭教等進士二百四十七人

內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

顯著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涇巡撫僉都御史吳

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涇

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

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

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翰林編脩張

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

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侍郎童綸上

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

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

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勅待來春

行之亦不報 夏四月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

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富鳳陽懷遠

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

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

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徵率同官
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
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
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
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
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
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
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
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

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登事母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六月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

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爲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辭說教人以復性爲本國朝稱理學之儒唯瑄無間言

秋七月

立皇后吳氏

八月

御經筵賜講官

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脩英宗睿皇帝實錄

孫鏜奉朝請

九月

廢皇后吳氏下詔言先帝

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明正牛王之罪免死謫居南京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

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罪四乞寬
諸法因斥內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中藏
奸計外務掩飾奏入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
遠方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 冬十月 立皇后王
氏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
入內閣盛在廣東時或讒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嘗
公文不善賢啗之至是沮其進轉盛左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
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革太平侯張瑾典

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

于役特復之自是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

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今正統十

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瓦刺者

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撥爲

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

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擢真定府東鹿縣知縣盛頤爲邵武府知府頤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頤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頤再任從之頤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隣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頤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冰明如鏡之謹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
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
人皆目爲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
史 十一月 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 十二月
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

西乙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
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

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
謙婿朱驥並放回籍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
左都御史 命都督同知趙輔爲總兵官右都督和

勇為遊擊浙江叅政韓雍陞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征兩廣蠻賊勅雍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蓋出自李
賢也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典
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
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
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
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
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
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
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

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之武臣子孫憑藉世祿鮮克由禮宜勅兵部武臣子孫應襲者倘非其人奏聞革退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廢大臣之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嚮往然後如例廕補五曰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耻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內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上命議行 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整飭兩廣軍餉上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

非郎中可理持以命遠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

廣西深識夷情蓋廣西境內猺獠多居民少洪武間
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
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
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
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
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為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
長官俾從俗以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
賊之後斟酌舉行 李賢等言翰林編脩丘濬廣東
人深知兩廣賊情近見朝廷命將出師致勤宸慮因

條陳用兵事宜於臣謹錄上進是亦平賊之一助也

上命所司錄示總兵巡撫等官俾見之施行 兵部

尚書王竑言京營官軍因見總兵趙勝奏帶指揮鄒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爲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即今兩廣寇攘不支若令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用止許在從征官軍內選舉從之 福建汀州府奏

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謂宜如廣東楊信民故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二月 皇太后誕日建

設齋醮禮書姚夔會大臣歛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
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

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崇奉釋
老導上醮祭以壞風教不報 寧夏總兵張恭言臣

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爲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
部覆奏謂恭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恭以此破敵
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禮部言迤比虜酋奏欲朝廷

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
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
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

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勅諭迤北使臣孛來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朵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峯口進入今都督朵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圖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御史趙啟言張鵬楊瑄

等在天順元年爲石亨構陷者俱蒙恩例復職郎中
吳節等爲人所累御史葉淇等犯進言之失乞通查
復職又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
等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俞士悅等前後恩宥無
俟臣言獨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
不小餘亦可憫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官存者復職
上曰朕亦稔聞謙冤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之 兵
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湏增立營堡以
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

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捕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

官舉行從之 按嘗巡歷延綏慶陽諸處張傑之言

迄今未盡舉行督撫諸臣率皆推託而邊方有司又

多無賴淹延度日者惟恃國家慶澤之宏遠也 上

祭先農之神遂躬耕籍田 翰林脩撰陳鑑居憂召

脩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 加吏部尚書王翺

太子太保進陳文禮部尚書 以河南布政王恕爲

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三府流民 上視太學

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

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以

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慎爲南京翰林
學士 夏四月 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

三日方止 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知府脩撰岳

正爲興化知府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李賢不
職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抔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僞爲
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書王竑薦寧堪任僉都
御史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
知府士論不正 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畧六條一
曰阻絕路徑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
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密行及閱兵部允其議

上命移文四川總兵官吳琮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
採用之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初北方流民聚襄鄧
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
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
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至是追頌英之先見者比
于茂陵徐福云 五月戊申脩比干廟命有司春秋
致祭 復倪謙爲翰林學士閑住謙上言天順三年
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邊
杲攜據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置
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閑住 六

月 兵部尚書王竑以病乞免 上不允命醫療之

秋七月 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

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
所掠貨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既
去有司追捕者得所留與物輒爲通盜分贓拷訊誣
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
誣含冤終莫能辯彼真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
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
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良
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

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

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
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大理卿王槩言
天下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違者罪之近來軍民徑赴
京陳奏者法司多從寬貸遂至訟繁民擾臣請今後
違例越奏者遞送押解原籍官司重究庶幾姦弊可
革而訟事可簡也從之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
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
糧稅勅南北直隸浙江河南巡撫巡按官賑濟饑
民王竑懇乞休致不許先是竑以疾辭命醫日往
視之至是復請上慰留之八月命工部侍郎

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瑱

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徭徭逼脅平民使

爲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

怒今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

作誠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

懷惠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

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

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 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

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編脩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

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韓雍會趙輔等統率大軍在

廣西全州湖廣陽峒及桂林大藤峽等處節與賊戰勝之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九月 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乞罷免不許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使李顥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但加戒飭而已 兵書王竑三上章乞放免養疾准其還家調攝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爲李賢所沮遂堅

意求去士論惜之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餘萬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閘灘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其議行之 冬十月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

乃西域諸省要路近年爲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獻以千百貧饑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回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弩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

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
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
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
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
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
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食糧
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
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
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旣善宜
求遵行 陞禮部右侍郎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翰

林學士 兵科給事中袁愷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

攻陷地方甚爲民患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

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汪澤等旣無撫

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

戒 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汪澤等俱奪

俸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 陞南

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南道御史

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

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戶部以所議漕運叅將袁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曰

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每石加耗米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叅奏究問保
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免糧一萬八千六百石有奇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異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京朝覲廣東廣

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錄從之按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廖莊者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當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爲國恤民以固邦本之長慮哉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

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
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
鼓稱冤 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
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 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恭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等奏欲於邊
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蟒
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以福建按察使
馬文升爲南京大理寺卿 朶顏三衛頭目兀斡帖
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
許 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

祀元儒劉因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

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

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

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

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

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

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

該三年已燒邸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

旨坊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 追贈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謚忠宣

憲章錄卷第三十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
至三年丁亥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背氣赤

黃色鮮明 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

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脩

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

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

軍士不下三千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

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

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

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勲感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踈畧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參將提督巡

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若仍前作弊即叅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以言事下獄出爲漢陽知府公恂以先聖後且行聖公孔弘緒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少詹事及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

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二月 重脩闕

里孔子廟成上製文以紀 李賢遭父憂命奔喪歸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章懋等三百五十

人賜羅倫及第第一時會元狀元咸稱得士內賀欽

莊景韓文熊繡許進林瀚後亦皆爲名臣 兵部言

提督荆襄軍務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

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

兵等官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

縣一從穀城掎角並進尅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遙

制宜如圭等所擬行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

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

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

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

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

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

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

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

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

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寔久

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綬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綬紀功兵部郎中楊瑄奏延綬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鹺石海子回回墓

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瑄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瑄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計蓋不出此惜乎垂

成而殺身也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

賓等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

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

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

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

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爲處置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

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

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

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

饑民 閏三月 濟州衛典史喬昂上言朝廷以淮

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
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
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
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
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
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
船料鈔亦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 兵部奏延
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

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
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
飼牧器械不得脩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
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 按王鑑斯言真恻切而
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
官又往往參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千里歲月幾何尚
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
爲之所也 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
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
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

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
衛邊塞詔可 夏四月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

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
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
也南際遐荒山巒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
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
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遁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
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
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鬪矣事下
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

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

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初以父死事廢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南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隣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

議以聞 五月 李賢奪情起復翰林脩撰羅倫疏

幼李賢遭父喪宜令終制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詔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

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旣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流通

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
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
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
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
舞振作尚恐其不振况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
明日雍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
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
罪 六月 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翰謙自謫戍復
職閑住至是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
貪冒無耻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等奏賊

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劫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禎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守議城池從之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乞天峰謀

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
四散劫掠通令勇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
版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爲漢建元德勝
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軍殺敗通等就擒
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皆斬
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
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
大畧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
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
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

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
洪武末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
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
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
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
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
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未免有濫報之弊近
如涼州奏報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
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旣而仲衡考滿
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贖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

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云 陞南京翰林學士倪謙爲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 倪謙致仕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戍邊方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知不容於公論僞乞休致 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誼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寘逐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

希求幸進者之戒 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

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

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尚未就戮茲又逃

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軍勦滅之以除

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

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問遣爲民時崇王將出

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覲免

尚書王翱奏鑑懷姦不忠遂坐除名 南京光祿寺

卿蔚能卒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

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祿

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錮還家其尤
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
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
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旣而獨受責降官調
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
殆士人之高等云 命諭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
爲府軍前衛副千戶 九月 光祿寺以供應不足
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雞鵝羊豕之類歲費
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
殄天物莫此爲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

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冬十

月 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無收船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筭及之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歲歉商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奏賊首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衆千餘燒劫巫山大昌縣治調叅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請信營告缺食信給之食

俾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偽
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
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議
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搜
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
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
言建州毛憐海四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
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
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
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

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蒙非厚徃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搆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人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

月 以兩廣平賊功陞左僉都御史韓雍爲左副都御史初雍受兩廣之命會于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遊擊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閩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

可也夫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
完郡大藤峽爲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
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
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
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還乎自古蠻
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所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又何泥於困乎
於是命將分兵示以賊勢可滅之機先破脩仁荔濇
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四
萬五千七十有奇顛越死厓谷者不可勝紀捷聞陞

左副都御史仍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磔反賊
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家
屬五十二人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
喜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
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管接寧夏
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
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
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
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
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

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踈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趣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輓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

寺子三眼泉柳樹澗五剗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量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振軍威矣從之 按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

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撫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 迤北兀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旣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旣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

如麟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朕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渾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

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
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
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
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爾世好庶幾永
享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莊江西吉水人
由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正統辛酉奉命賑
陝西饑民多所全活歷陞南大理少卿景泰甲戌莊
上疏請景帝篤友愛以重天倫復儲位以固國本忤
旨未幾以丁母憂赴闕陞見景帝大怒命衛卒廷杖
八十謫河州定羗驛丞 英宗復位召爲大理少卿

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起復調南大理寺天順五年
陞南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刑部成化元年御史劾
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事大節可取陞刑部左

侍郎至是以疾卒賜祭葬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
而心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弗
逮識者惜之 甲寅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河南

鄧州人初以進士使山西請見御史薛瑄人稱其知
所好尚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超
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 英宗復位以張軏薦命兼
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進尚書英宗謂賢忠勤

特加官保 上即位進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獨被
眷遇扼於權姦雖承顧問不敢盡言立朝三十餘年
多委曲以容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
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
誠厚矣遭遇寔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
身棄置而奪情總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
之宏也 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
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
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北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
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命太常少卿兼翰

林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叅預機務 平虜將軍
總兵官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迤北
強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
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
合尅期進兵併力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右監
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
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
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
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
朗之事揆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保留

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
之賢相銜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
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爲
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
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旣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
守備張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書姚
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攜幼
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
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勅巡
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

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
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
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間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
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亥丁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

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

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其感恩

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

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

當賞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况統兵大臣俱冒賞

過分今賊黨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戒輔

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寇故與成

績乞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今宏

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衆論

交攻願率兵自效上曰殘寇只令韓雍督同和勇

會勦輔不必去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禦之二

月丁酉朔日食既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上命

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勦河套官軍仍留各

城守禦國子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

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鑄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禮部奏浙江按察僉事辛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

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復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叅預機務 廣西陸川縣印爲流賊所劫知縣謝堅以聞禮部請益舊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罷兩廣

提學僉事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垣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 上可其奏 初

因前代任子之制君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

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夏四月

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

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

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

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

身脩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慾自懲游

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

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大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

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脩省庶足以解天怒慰

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五月 免

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

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荆門州學訓導高璫上

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旣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

虜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

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鑿輿何由而還迨夫先帝復

辟其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

終節惠賸祀未稱典禮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

號以盡親親之恩稟下禮部議之 提督兩廣都御

史韓雍總兵歐信奉旨自陳隱匿賊情罪狀 上特

宥之 六月 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

市舶提舉羅倫爲南京翰林脩撰 秋七月 工科

都給事中黃甄等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邇者午

門正樓爲雷雨所壞實上天示警四川等道御史丁

川等亦以爲言 上曰朕當勉之 追封漢董仲舒

爲廣川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沉爲崇安伯真德

秀爲浦城伯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

衛輝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人事良由臣巡撫

失職所致况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

勞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

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
別選賢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
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
上曰王恕不准罷歸所言該部斟酌以聞 吏部尚
書王翱寢疾乞致仕從之時翱年八十有四矣 八
月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以周洪
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召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
忠署都察院事 學士陳文等進 英宗睿皇帝實
錄 九月 召宣府巡撫葉盛爲禮部右侍郎陞陝
西叅政余子俊爲右布政 刑部主事袁潔言自通

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拽送官船每歲自冬
月河水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
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
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翰林丁憂脩撰王獻乞終制許之 左春坊左庶子

黎淳等奏祖宗東宮官僚俱係兼領今臣等獨專職
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望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庶
上合祖宗之制下免素餐之譏詔不允 命停徵江

西湖廣有災稅糧 冬十月 左都御史李秉鈞董

山誅之以秉掌院事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

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

一月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卒贈太保謚忠肅

翺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
循守禮法不尚文藝又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銜
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唯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
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
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李秉爲吏部尚書 移

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孟瀆北通大
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罹
覆溺且大盜出沒遂塞爲細流至是復移置巡檢以

關防之 復兵部尚書沈敬官敬嘗被石亨等誣與
于謙等迎取外藩謫戍邊至是事白 十二月 禮
部等衙門會議高瑄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
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
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
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
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
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
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
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瑄建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瑀之言一加酈王廟號必將祭告

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
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
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瑄
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昔魯隱公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而立之是
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
正大倫也鄭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
主不過羣臣拔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允合無
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
故昌邑王旣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旣廢未聞復

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郿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郿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逆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郿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而先帝復位却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小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

也嚴刑峻法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
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
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
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此舉非
欲尊禮廊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
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
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
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
不介意俱不必行 調翰林編脩章懋爲湖廣臨武
知縣黃仲昭湘潭知縣檢討莊杲桂陽州判官時以

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爲
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
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况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
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
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
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
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
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
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
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兵戈

可息百姓可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廷杖調

外任 巡按江西御史趙啟言近往所屬巡歷百姓

羣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

兗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

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

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鄉逼

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

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停免戶部覆

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璿爲戶部右侍郎

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京師復立十二團

營 以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蕭
察貞度至是以身爲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以示範
模諸生翕然感化時都御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
飾聞選入境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

憲章錄卷第三十一